



## 源自生活融入时代

桃灯小语

□ 霜枫酒红

自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陆续问世了不少抗疫主题艺术作品,从早期的摄影、绘画到中期的话剧、舞剧再到后来的电影进入院线公映。在这些广为传播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带着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作品以其独有的审美风格让人凝神聚焦。

像山东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创作人拿起手中的刻刀以民俗文化特有的展现方式,向病毒宣战、向英雄致敬。这些木版年画用特有的视觉力量助力疫情防控,有的新闻媒体就依托木版年画制作了公益广告,可亲可爱、生动活泼的氛围中传播着防控知识、汇聚着抗疫力量。

我曾经行走在杨家埠,出入木版年画博物馆,进入年画社欣赏老艺人印制作品,带走几张年画作品准备装裱起来,让更多的人分享传统年画艺术的魅力。

杨家埠木版年画和风筝是潍坊市的闪光文化名片。杨家埠村位于寒亭区,以浞河为界分为东、西杨家埠村。其中西杨家埠村因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早早就成为国内有名的4A级旅游景区。2005年以后,又因这里的木版年画和手工风筝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闻名大江南北。久而久之,西杨家埠村逐渐被人们口头上称为“杨家埠”。

杨家埠木版年画是乡土文化的产物,在明朝初年的人口迁移中带来文化迁移与艺术融合,形成了后世风格独特、影响巨大的中国年画流派之一。有人将杨家埠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并称,也

有人将朱仙镇木版年画、绵竹木版年画、武强木版年画、凤翔木版年画、铜梁木版年画等入列并称中国十大木版年画。当然,关于木版年画“打包”并称有多个版本,“十大”应该是最多的了。

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杨伯达从四川梓潼县迁到今天的西杨家埠一带。杨伯达本人有雕版印刷的画样、刻版、印画等手艺,还熟悉各式灯笼和纸彩的扎制技艺。连年自然灾害,农业欠收,杨伯达为养家糊口,重操旧业,三世同堂,苦心经营。每年十月下旬农忙后就准备印年画。出了正月十五,就开始扎风筝。到了明代后期,西杨家埠村就成为国内有名的手艺人村。清朝中期达到鼎盛,一度出现过“画店百家、画种过千、画版上万”的胜景。每到腊月,全国各地的画商就云集西杨家埠村,排号等待取货,这个胶东村落一片灯火辉煌。

杨家埠木版年画的题材丰富多样,除了传统的辟邪纳福、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风俗民情、风景花卉,还有反映社会生活变迁以及幽默讽刺类作品,这一点和武强年画颇为相似。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战打响后杨家埠木版年画创作艺人会加入到年画抗疫的行列。

国内的知名木版年画都是采用彩色套印的方式,但是每一个流派在构图、用色上往往差异明显。杨家埠木版年画以红、绿、黄、蓝为主色调,颜色的饱和度极高,明亮的色彩给人豁然之感。冯骥才先生曾评价,“杨家埠的年

画很有个性,颜色浓艳抢眼,画面满满腾腾,人物壮壮实实”。红色在杨家埠木版年画中是最主要的色彩,传统题材作品自然离不开大面积的红色,尤其是门神类的作品。在红色主色调的基础上,杨家埠木版年画采用互补色黄色和蓝色,两种色彩衔接,通过冷暖对比使画面和谐,并营造出了一股热闹的氛围,既满足了民众的节日心理需求,也呼应了民族节日的喜庆主调。

门神、童子、金鱼、神仙、花卉……杨家埠木版年画通过象征、寓意、夸张等表现手法,表现着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正是这种代言功能让杨家埠木版年画在历史上成为著名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成为重要的时代文化载体。至今,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那些变了颜色的过往年画作品解读出不同时代公众的艺术趣味、生活追求。尤其是很多紧跟时代的年画作品更是难能可贵,对社会进步、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今,木版年画的实用性已经减弱,但是艺术价值越来越获得认同,成为博物馆、艺术馆的藏品,成为家庭、办公场所的常态挂饰,成为文创产品,及至2020年更是与摄影、绘画、电影等共同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列。传统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没有出路,重要的是在守护好内核的基础上走好更新之路。就像杨家埠木版年画,与纸质出版物相结合,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与旅游业相结合,与体验经济相结合等等——源自乡土和生活,主动融入时代,方能生生不息。

## 走进观众心里的《山海情》

洋溢着时代正能量的电视连续剧《山海情》,聚焦脱贫攻坚这一宏大主题,用颇为走心的演绎方式,生动再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宁夏西海固的移民,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激励下,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将黄沙弥漫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动人故事。

全剧集中塑造了“急百姓之急,想百姓之想”的基层扶贫干部马得福;看似“贼精”,但为了村集体利益又敢于担当的村代理主任马喊水;为帮助贫困村民早日过上幸福生活而劳心劳力的杨县长;性格倔强又敢于拼搏的“女汉子”李水花等奋斗者群像。他们为了帮搬迁后的村子摆脱贫困,历经挫折克服坎坷,终于带领金滩村人在这场“走出去、请进来”的变革图强中,扎根戈壁,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冲天豪情,奔驰在脱贫攻坚的大道上。金滩村人最终通过自己辛勤的付出、艰苦的劳动,收获了成功的喜悦,也迎来了脱贫致富的曙光。

综观该剧之所以在播出之后,能赢得广泛的好评,让老中青各阶层人士交口称赞,除了唱响脱贫攻坚主旋律,热情讴歌基层扶贫干部的感人事迹外;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去着力还原火热的现实生活,也是《山海情》区别于其他同类型剧、进而真正打动观众的又一内因。演员朴素的衣装,两腮上不时泛起的高原红,以及地道的乡间土语,在“土气”十足中,不但完全契合人物的身份设定,凸显出扶贫之坚、之难,而且,也让马得福等一众扶贫干部,从衣饰到内心,都能真正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加上黄轩、张家益、闫妮、热依扎等一众演员的真情演绎,自然让《山海情》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以毫无违和感的畅意表达,燃爆了荧屏,也中气十足地点燃了普罗大众追剧的热情。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全剧对扶贫干部的刻画,亦走出了程式化、脸谱化的窠臼。因农田灌溉之争,马得福火急火燎地带着村民去上访;杨县长因金滩村移民人心浮动,对移民主任疾风暴雨似地一阵痛批;马喊水一惯的油滑和硬气……针对这些人物个性化的揭示,既各具特色,又圆润饱满,层次分明的艺术质感,无疑增加了影片的内在成色。

主旋律影视剧是常演常新的时代母题,如何让这类宏大题材演绎得更深入人心,叩动观众的心灵,是影视工作者需要思考的命题。《山海情》的成功,在带来启悟的同时,至少告诉了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守正创新,任何时候都是保持艺术长青的不竭动力。

刘昌宇

## 让时间来回答



《唐探》系列,每一部都是在院线最热的时候去看的。从最初是为陪着孩子去,到第三部主动提议要同孩子一起去,应该是有认同在其中的。记得看第一部的时候,直观感觉就是两个字“闹腾”,并且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像极了《囧》系列,尤其王宝强,一样的咋咋呼呼,上窜下跳。如果说在《囧》系列中是傻,和《唐探》中的精明却并无二致,而且表情上的夸张和形象上的丑化,都显出不甚聪明的样子,搞笑担当,却很难让人产生好感。

或许得拜年龄所赐,越来越理解这种有些聒噪式的耍宝搞笑。成年人的沉闷和尴尬有多少可以不在乎别人的不屑鄙夷甚至不善的注视,王宝强们就给出了这样的范例——你的尴尬不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更无需因别人的态度而愈加尴尬。况且,我们也曾无数次接受过星爷的无厘头,为更加不着边际的港台搞笑剧洗脑,当知道银幕上那么没有正形的星爷原来是极度内向的人,就越发体会到很多时候能放下自己解放自己忘掉自己是有多不容易。在演员们的努力下,再加上一些天马行空的剧情,观者展颜一笑继而开怀大笑难道不是因为片子带来的良好感受吗?于是,

当《唐探3》来了,主动走进影院。

曾经为王宝强的扮丑毁形象深为不齿,如今在《唐探3》中最佩服的还是王宝强。正如有剧评人评价,他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豁得出去,甚至深谙参演喜剧的要义,知道他要怎么演,要怎么做好陪衬,如何做好他的搞笑担当。豁得出去,从他参演《士兵突击》开始,他应该就把最豁得出去的一次贡献了出去,拼尽全力的绽放终究换来了大家对他的关注,尽管很多公众人物都不愿意承认,但是让人们记住不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吗?事实上,每一次的王宝强都很拼,都用尽全力在演。比如《唐探》系列,他从语言、动作、表情都做到了极致,这点不用炒作观众都深信不疑。因为他的表现是一个留有余力的人学不来的。

《唐探3》一上映,就再创下票房佳绩,有颜值担当以及片中的智慧担当刘昊然、野田昊的贡献,尤其野田昊,从始到终都以帅气和花蝴蝶式的造型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但是笑点以及包袱还是由王宝强承包的。他的一嘴黄板儿牙、一对醒目却并不秀气的酒窝、一口处理广普、还有他的插科打诨、打斗中的狼狽却不失灵活、和刘昊然、野田昊等相比显得有些清奇的脑回路……这些都

让坐在电影院的观众忍俊不禁。没有他的委琐,衬托不出刘昊然们的坚持执著;没有他的“肖小”,显不出伙伴们的正义凛然。其实他最突出也最让人佩服的,始终是他的收放自如,这一刻还很油腻,下一刻便正经起来;这一秒嗨得手舞足蹈合不拢嘴,下一秒便严肃起来,过度居然那么自然,但凡有须臾的忘不掉自己,恐怕都会有片刻的生涩迟滞吧。

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凡搞笑的角色通常都很俗气,很草根,周星驰是这样,沈腾是这样,贾玲是这样,就像装雅容易东施效颦,扮俗一样会变成滥俗,尺度就是演技,尺度就是观众衡量好不好看的标准。从前,王宝强的搞笑在我眼里是用力过度,看着他常会涌起一种悲悯之意;现在,他的搞笑风格以及人设也许一如既往,但我会由衷忘我地牵动嘴角跟着他的笑点而笑。

像一首歌中唱道:“时间会回答成长……”其实,时间会回答一切。这前前后后的不同感受就是在回答——每个人的内心住着不同的自己,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环境甚至合适的年龄,那个充满同情却不宽容的自己也许就会退避三舍。

兰子

